

247.53

G296.2

3

红楼梦断

第三部

五 陵 游

台湾 高 阳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大毛衣服在大太阳里晒过两天，拿藤拍子拍净了灰，在空屋子里晾得冷透，该收回樟木箱了；哪知打开第一口空箱子，震二奶奶就发觉少了一样东西。

“那本册子呢？”她问锦儿。

“什么册子？”

“还有什么册子，不就压箱底的那玩意吗？”

“怎么？”锦儿一惊，“我还以为二奶奶收起来了呢！”

震二奶奶一听这话，也很着急。原来要找的是一册秘戏图——也不知谁行出来的说法，春册可以镇邪，箱子里有了它，“铁算盘”都算不走的；又说可以辟火，相传火神祝融氏是个老小姐，性子泼辣无比，但到底是未出嫁的闺女，一看到这“羞死人也么哥”的玩意，自然吓得退避三舍。因此，震二奶奶所置贵重物品的箱子里，都有此物。

“我哪里收起了来？没有！你看看别的箱子。”

收皮货的樟木箱，一共四口，其余三口空箱中都有。“就少这么一本！”锦儿困惑地说，“是到哪里去了呢？没有人来过呀！”

深闺艳秘，流落在外，震二奶奶可以想像得到那些轻薄男子的口吻：“喏！曹家震二奶奶的东西，你们看她有多风流！”

转念到此，汗流遍体。“不行！”她说，“非找到不可。你去查一查！”

明知别的丫头、老妈决不敢私拿，还是找了来问。果然，一个个斩钉截铁地否认。

“那么!”锦儿问道,“前天,晌午那一会儿,有谁来过?”

大家都凝神细想,你说一个,她说一个,算得出来的,一共有七个人来过。

“二奶奶!”锦儿回来,悄悄说道,“只怕是芹官拿的。”

震二奶奶如当顶轰了一个焦雷。“可了不得了!”她说,“这要让四老爷知道了,会把他打死!就是老太太瞧见了,也是一场风波。赶快,赶快找春雨!”

春雨今年十七,比芹官大五岁。进府那年才十三岁,已是大人的样子了;沉静、灵巧,懂得用眼色窥伺,曹老太太要看个唱本什么的,总是不等开口,她就把装眼镜的荷包找了来,有那妒忌的,背后说她会拍马屁,她笑笑不作声;若是夸奖她两句,必是惶恐不胜的样子。就这与人无忤,有功不伐的这份德性,为冷眼旁观的马夫人看中了。马夫人跟震二奶奶商议,想跟曹老太太要春雨专门去照料芹官。

那是前年的事,芹官十岁。旗人家的子弟,十岁就得拉弓“压马”,预备“比棍”当差了;可是,芹官是曹老太太的“命根子”,留在上房里不放出去。每天上家塾是小厮在中门口等着接;放了学仍旧送到中门,丫头、老妈捧凤凰似的送到老太太面前,由此就很少出中门了。

马夫人跟震二奶奶不止提过一次:“人一天一天大了,成天跟些小丫头混在一起;等再懂得多点,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笑话来。得有个靠得住的人能托付才好。”

“难!”震二奶奶也总是这样回答:“咱们这位小爷,变着方儿淘气;靠得住的人老实,降不住他;降得住他的,又怕他心里不服,一吵一闹让老太太知道了,呕不完的气。必得有这么一个德性好、耐性好的,能管得住他,还能叫他服她的人才行。”

春雨恰好就是这么一个人。震二奶奶认为马夫人挑得不错，曹太夫人也欣然相许。马夫人还特地将春雨找了来，说了许多心腹话，笼络备至；还特别关照震二奶奶，从她的月例银子中，另提二两津贴，津贴春雨。

两年下来，成效大著，芹官除了不大爱念书以外，若说待人接物的规矩，可真是懂了不少，那都是春雨循循善诱之功。最使马夫人满意的是，照料芹官的起居，无微不至；每天上学，亲自送到中门，对小厮必有一番话交代；书包以外，另有一个衣包，暖寒温凉，该换该加的衣服，都在里面，再无受凉受热、饮食不慎而致病的情形发生过。

因为如此，芹官发育得极好，十二岁的孩子，看上去像十五六岁的少年。这一来，马夫人又有隐忧了！

震二奶奶也知道她的这个隐忧。为此，对那本春册是不是落在芹官手里，格外担心。等到将春雨找了来，却又不知如何开口，只怔怔地望着春雨。

春雨却突然之间脸红了，红到耳朵根上。震二奶奶大为讶异，凝神静想了一回，恍然大悟！但也觉得不足为奇，反正总有那么一遭，只不知是怎么上的手。想到这里，深感兴趣，不由得绽开了诡秘的笑容。

在异样的沉默中，春雨的头一直低到胸前，连她的心跳都清晰可闻。这就不但是羞，而且也在害怕。震二奶奶心想，像这样是问不出什么来的；就算问出来了，以自己当家人的身份，不能不管，但一定难管，倒不如暂且莫问。

于是她说：“没事！你先回去吧！”

特为把她叫了来，却又没事，这不透着蹊跷？春雨明知她有话未说，却以心虚之故，不敢多说一句，答应一声：“是！”如释重负地踩着碎步，走得好急。锦儿发现她的影子，想留她说两句话，

都没有能拦住她。

“怎么！是芹官拿的不是？”

“锦儿，”震二奶奶答非所问地说：“我看春雨是破了身子了！”

锦儿大吃一惊。“二奶奶从哪里看出来的？”她说：“不会吧？”

“一副作贼心虚的样子！”等震二奶奶将她的所见细细说了以后，锦儿亦觉得深为可疑。可是，“是跟谁呢？”她问。

“还有谁？自然是芹官。”

“芹官！”锦儿失声说道：“才十二岁啊！”

“生得壮，发育得好，十二岁开窍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。老皇上的第一个阿哥，就是十三岁生的。”震二奶奶又说：“你去一趟，详详细细打听明白了来告诉我。”

话当然宜从那本春册谈起。锦儿的想法是，这样的事，千万冒失不得，只有以话套话，步步为营地踩进去。哪知她刚开得一句口，春雨就把她的话打断了。

“你还来问我！”她满脸胀得通红，恨恨地说，“都是你们主子奴才害人！这种东西也是乱丢、乱丢的！”

锦儿先是一楞，会过意来，随即笑了。“怎么啦？”她问：“怎么害人？害了你啦？”

春雨是话一出口，便知失言。不过，她做事向来不悔，沉吟了一会，脸上的红晕渐渐褪去，平静地说：“你晚上来，我告诉你，只告诉你一个人。”

“你放心！我不会随便跟人去说。不过，二奶奶那里，不能瞒她，其实也瞒不住。我跟你实说吧，二奶奶已经看出来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！”春雨低着头说：“二奶奶那双眼睛再毒不过。”她突然抬头又问：“喔，前天我听人说，你有喜信儿了。那可真是大

喜事啊！”

原来锦儿已为曹震收了房——为了绣春，曹震跟他妻子大打饥荒。震二奶奶不管怎么说，肚子不争气，提到“不孝有三”，理上总是亏了些，所以不能不让他“弄个人”。

想来想去，只有锦儿最合适；而锦儿不愿。震二奶奶下了好大的工夫，才将她说动。曹家的规矩，丫头收房，要生了子女才能改称姨娘；锦儿有了喜信，便意味着快有正式的身分了。所以春雨说是“大喜事”。

“没有的事！也不知是谁在嚼舌根。倒是你……”锦儿本来想说：“倒是你，倘或芹官能跟老皇上那样，十三岁生个儿子，那一来，老太太说不定会把你看得比震二奶奶还重。”想想这个玩笑开得太早了些，所以缩口不语。

到晚来浴罢纳凉，三更时分她才派一个小丫头去问春雨：“此时去看她，是不是太早？”春雨懂她的意思，叫小丫头带回来的话是：晚点去不要紧，或者就睡在那里好了。

这是打算着竟夕深谈。锦儿便跟震二奶奶回过一声，直到三更过后，才悄悄来到双芝仙馆——芹官所住的那座院落。

“睡了？”锦儿往里指了指，是指芹官。

“早睡了。来，这里坐。”

春雨在梧桐树下设两张藤榻，备了瓜果清茶。刚一坐定，小丫头便又送来点心。“你真把我当客人待了！”锦儿说道：“别张罗了！让她们睡去吧！”

春雨点点头，吩咐小丫头说：“这里没事了！叫杨妈也去睡。今晚上不用‘坐夜’，门闩上好了。锦姑娘今天睡在这里。”

把不应该在这个院子里的人都打发走了，原本面对月光的春雨，走过来坐在锦儿旁边。两人都是背光，谁也看不清楚谁的脸，说话就方便了。

“那天下午，从你们那里顺手牵羊偷了那缺德的玩意回来，一人躲在书房里偷看。我先还没有留意，后来看他脸上通红，只当他受了暑，摸他头上，可又不怎么烫。问他是怎么了，可又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。这一下，我可留了神了。半夜里醒过来，看前屋灯还亮着，我特为从屋子外面绕到窗口，偷偷儿往里一瞧。你知道他在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锦儿答说：“你别问我，只管你自己说好了。”

“在画画呢！我就在窗外咳嗽一声，还没有说话，他就吓得赶紧藏那本册子。我知道有花样了；进来跟他要那玩意，他不肯给！”

“后来呢？”锦儿催问着：“你快说啊，他给了没有？”

“给了。”

“这时候你才知道，原来是这玩意？”

“是呀！我一看吓坏了，问他是哪里来的。他说从你们那里取来的。我心想，真好险！如果不是这会儿捉住，他明天带到塾里，这一流传出去，让四老爷知道了，那一场祸还小得了？只怕连震二奶奶都得落包涵。”

听这一说，锦儿也有不寒而栗之感。“真是！”她庆幸地说：“多亏了你。以后呢？”

“以后……”春雨停了一下说：“换了你不知道怎么样，我可是没有想到，所以一时竟愣住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没头没脑地！什么事愣住了？”锦儿蓦然意会，“是不是来了个霸王硬上弓？”

“那，他倒不敢。他……他要我跟他照方儿吃炒肉。”

“那么，你干不干脆？”

“我当然不干！又吓他，又哄他。最后他说了一句话，锦儿，换了，你，恐怕也不能不依他。”

“喔，他说了句什么？”

“他说：你不肯，我找别人去。”

锦儿不作声。心想：芹官的那句话，大概除了“四老爷”以外，都不会觉得他过分。至多说一句：你才十二岁嘛！可是，“甘罗十二为丞相”，只要像大人了，自然能干大人的事。

“我们这位小爷，你知道的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这一找开了头，怎么得了？说不定还用不上他去找，自有人在招惹这位小爷。”

“那是谁？”锦儿抢着问了一句。

“你别问了，反正有人。当时，我主意是拿定了。不过，”春雨加重了语气说：“到底是女孩儿家一生就这么一回的事，即使不明不白地断送了，多少也总要值得。所以我跟他说：你依我两件事，我就依你。一是除了我再不准找别人，二是务必改了那个吃人嘴上胭脂的毛病。”

芹官这个毛病，由来已非一日。大概两三岁的时候，不知哪个丫头逗着他玩，亲他的嘴，却说：“来！吃姐姐嘴上的胭脂。”由此成了惯例，要亲丫头的嘴，就说要吃人家嘴上的胭脂。锦儿也让他这样亲过，当时心里很不舒服，觉得无缘无故吃了亏。因而这时听得春雨的话，颇有深获我心之快。

“你也看出来了，他这个没出息的毛病，若是能改掉，真是功德无量。”锦儿很起劲地问：“他依了你没有呢？”

“自然依了我。”

“你也依了他？”

这是随嘴一句话，春雨听来，便有明知故问的意味，停了一下方始开口：“你别笑我不识廉耻！我也是好好想过的，刚懂事的人，混在脂粉堆里，又有老太太在上头护着：你倒想，还不是尽着他的性子胡闹？不懂这件事便罢，一懂了谁能管得住他？只怕要

不了一两年就会得童子癆。我是识得轻重，心想太太、震二奶奶把老太太的命根子托给我，我能只顾自己的清高，不顾他心里是怎么在想？我也想到头了，横竖拿我的身子抱住他的心就是了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，我自己觉得很值得，很对得住太太跟震二奶奶。”

原来她还有这番深心，这番大道理！锦儿心想，谁要只当她是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看，可真是大错特错了。

这样想着，不由得笑道：“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啊？我比你大四岁，还不懂怎么拿自己的身子抱住人家的心。”

一句无心的话，立刻使得春雨脸上发烧。原来她并非处子，早就为她的一个在海盐腔班子里唱小旦的表兄偷上手了。所以听得锦儿的话，以为意存讽刺。转念又想，自己的秘密连自己的亲娘都不知道，锦儿从何得知？于是定定心答道：“我也只是这么痴心妄想，到底还不知道拘得住拘不住他的心？”

这却也是锦儿关心的一件事，随即问道：“那么，你看呢？你自己总知道吧，他是真的听你的话呢？还是假的依你？”

“照眼前着，倒是说话算话。往后就难说了。”

锦儿点点头说：“本来，这件事也要打两方面来看，只要大家不招惹他，他一个人哪里就胡闹得起来？”

“正就是这话。”春雨停了一会说：“不过，这话，我可不能说。”

“当然！当然！有人会说。”锦儿很满意地：“今晚上没有白来。你明儿还要起早，睡去吧！”说着，已站起身来。

“等等！”春雨一面说，一面已转身急步而去。

锦儿不知她要做什么，只能站在那里等候。不一会，只见春雨去而复回，将一个手巾包递到她手里。捏一捏是软软的一本书，心知便是那本春册。只是另外圆鼓鼓地一个小罐子，就猜不

出是什么东西了。

“那本害人的玩意，请你带回去。还有一罐擦脸的东西，我也叫不上名儿来。那天我到老太太那里去，老太太正好在開箱子，顺手把这罐给了我，说能保养皮肤，冬天用最好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锦儿很高兴地说：“那是西洋进贡来的膏子，贵重得很呢！你留着自己用吧。”

“不！”春雨答说：“我也不能一个人用。一打开来，你舀一点，他舀一点，不用三天就光了。倒不如送给你，起码可以用一冬天。”

“你这么说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多谢，多谢！”

锦儿笑嘻嘻地走了，愈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。

听完锦儿的话，震二奶奶沉吟着，拿枝象牙签剔牙，好久都不作声。

锦儿知道，遇见这种样子，就是她有要紧的事在盘算，也许得要好半天的工夫。不必打扰她，尽管自己悄悄溜开。

“你别走！”震二奶奶说：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锦儿便站住脚，拿震二奶奶的茶去续上了开水；自己也捧了杯茶，在她身旁一张矮骨牌凳上坐了下来。

“春雨今年多大？”

“不是十七吗？”

“大五岁！”震二奶奶说：“略微嫌大了一点儿。”

明知她是拿春雨跟芹官的年龄作比，锦儿却故作不解地问：“二奶奶倒是说什么呀？”

“春雨是个角色！”震二奶奶说：“你以后在她面前说话要小心。”

锦儿心里一跳。“怎么啦？”她问：“我可不知道说什么话要小心。”

心？”

“还不是咱们自己的事吗？”震二奶奶说：“她的心可比你又细又深；又会笼络，你可别小看了她。”她忽又说道：“我这话你只放在肚子里。走！上太太屋里去。”

有两句话，是马夫人入耳如雷，再也忘不了的。这两句话，一则以惧：“要不了一两年就会得童子癆。”一则以喜：“拿我的身子拘住他的心就是。”

“天可怜见！”马夫人噙着泪在笑，“有这么教人为难，怎么样也想不出好法子的事；就偏偏有这么一个意想不到的的人，让咱们碰上了。真正是祖宗有德！”

将芹官关在中门以内不放出去，确是件教人为难的事。此中的利害得失，连曹老太太自己也知道，她曾跟曹颀说道：“我也不是不明白，男孩子应该到外面闯一闯，见一见世面，将来才有出息。不过我家不比别家，他爷爷就这么一条根；这条根上又系着我跟他娘的两条命。万一闯出事来，我们祖孙三代都完了。我的日子不多，三年、五年，等我一伸腿去了，由着他去闯，反正我是眼不见为净了。眼前，可不能让我成天把颗心悬着，我得看着他，日子才过得下去。如果天倒不收我这个老废物，居然三五年还不死，到了该他进京当差的年岁，圣命难违，我自然也只好死心塌地。”

这话是前年四月里，芹官过十岁生日时所说的。包衣子弟十六岁进京到内务府当差，曹老太太的意思，已经很明白，要留芹官到那时候，才能从中门之内放出来。反正只有六年的工夫，不必跟她去争。可是这六年正当发育，“女大十八变”就在这时候，男孩子长大成人，也在这时候。如何得能把这六年工夫，平平稳稳地度过去，不出麻烦，是马夫人一直想不出好办法的一大隐

忧。

如今，这个隐忧少说也解消了一半，所以内心激动不已。“人心都是肉做的，”她说，“人家是这样子掏心掏肝待人，咱们也得格外看待。何况，往后还要她多费心思在芹官身上；说句老实话，也宜乎想个法子，笼络笼络。”

“太太说得是！”震二奶奶很谨慎地问：“可不知道太太心里有了打算没有？”

“我在想，”马夫人徐徐说道，“人家到底也是黄花闺女，能这样说是拿她自己的身子，拘住芹官的心，自然也是有贪图的；索性就把名分给了她，好教她死心塌地。你看呢？凤英！”

马夫人对震二奶奶是两个称呼，当着亲族下人面前用“官称”；私底下只当在娘家唤内侄女。用到这个称呼，就意味着是关起门来说话，无事不可谈了。

“太太见得是！春雨确是有这个贪图；其实也不算过分。不过，如今到底还不到挑明的时候：如果十二岁就有个人在房里，且不说四叔那里通不过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”

“这倒也是！”马夫人问：“那么，你看……”

“反正只要让她明白，她的好处，做主子的知道，将来也一定不埋没她的功劳。”震二奶奶又说，“太太不妨把她找了来，话说得活动些。能让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：照料芹官能用十分心，就有十分的好处；一切全看她自己。她自然就会巴结。”

“嗯、嗯！”马夫人深深点头，“我想，总得另外再赏她一点儿什么？”

“已经在月例银子里，添了她二两了！是太太津贴她的，旁人也不好说话；不然，我就为难了。”

马夫人本想将春雨的月例银子，照已收房未生子女的丫头之例，如锦儿那样，提升到每月八两。此刻听震二奶奶的话风，此

一办法如果提出来，必不以为然，因而改了主意说：“那么，在我的那一分里面，再提二两吧！”

“太太恤下，又不是动公中的银子，我本来不应该说什么，”震二奶奶笑道，“太太散漫惯了，也常闹亏空；再说，太太屋里的人多，对春雨两次三番地加，也怕旁人背后抱怨。”她沉吟了一下又说，“这样吧！我来提二两银子津贴春雨。”

“不必！我闹亏空，也不在乎这二两银子。不过，怕旁人当我偏心，倒也不可防；钱还是我出，你出个名儿好了。”

震二奶奶原也想借此笼络春雨，如今居其名而不必有其实，更为得计。便即答说：“是！我来跟她说。”

“凤英，”马夫人问道，“是什么人在勾引芹官？”

“是春雨这么在说。我问锦儿，锦儿也不知道。慢慢留意就看出来了。”

“一定得要找出来！”马夫人对此事看得很重要，“锦儿的话说得很透彻，只要大家不招惹他，他一个人哪里胡闹得起来？如今有春雨在内里拘住他，再告诉丫头们，不准再迁就他那个吃胭脂的毛病，两下一凑合，把他逼到读书写字的那条正路上去，有多好！”

“是。”震二奶奶想了一下说，“别的都没有什么，老太太屋里的人，可得太太去说；只跟秋月一个人提好了。”

“对！”马夫人又说，“凤英，你看这件事要不要告诉老太太？”

“不要！”震二奶奶是怕曹老太太得知此事，直接干预，那就无法“拿”得住春雨，所以很坚决地说：“连秋月面前都不必提。”

“那就不提！”马夫人突然想起，“喔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今儿有人来替秋月说媒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震二奶奶仿佛深感兴趣地说，“多早晚的事？”

其实，她早知道是这天上午的事；来说媒的人，根本她就是她

间接策动的。秋月今年三十二岁，十年前便已矢志不嫁，愿伺候曹老太太一辈子；劝过她多少次，她执词不移。就这样虚度了大好青春。曹老太太自然感动，少不得另眼相看的。

因此，曹家内里掌权的人，除了震二奶奶就得数秋月。她说的话，就是曹老太太要说的话，犹之乎“口衔天宪”，谁都得敬重三分。秋月倒也并不弄权，即或自作主张，拿个主意，也都在分寸之中。曹老太太信任极专，自不待言；里里外外亦都很服她。震二奶奶跟她一直相处得很好，但这两年却不断在算计，怎么样能把秋月掌管着的那一大串钥匙弄了过来？

那一大串钥匙是曹老太太交付给秋月的。曹家并未分家，当初只有曹颀一个亲生儿子，别无同胞兄弟，根本不须分家。及至曹颀过继，也只是承袭了织造的职位，外账房由曹震在管；中门以内由震二奶奶当家，但他们夫妇俩所能管的钱，也只有织造衙门拨过来的盈余与房地田租等等不动产的收入。曹寅一生的积聚、藏书当然由曹颀接管；古董字画在曹寅下世补亏空时，已变卖得差不多，但现银珠宝都在曹老太太手里，实际上是在秋月手里。

这些现银珠宝，共值多少？曹老太太没有说过，旁人也不敢问；据震二奶奶的估计，总值不下五十万银子之多。有一年曹老太太倒说过，她手里的“那点东西”，除了提一份专为芹官将来“办喜事”之用以外，余下分作四份，马夫人、曹颀、曹震各得一份；余下一份散给多年世仆及有往来几家的穷亲戚。可是这就不知哪年才得到手了。

震二奶奶起这个心思，也不过是这两三年的事。从先皇驾崩，曹家的差使就不如以前好当了，收支账目，内务府及户部都查得很紧，不能像从前那样可以开花账；但一切进贡及应酬的花费却不能少，这些情形又不能跟曹老太太说，怕她着急；至于跟

曹颀说了也没有用，倒不如不说。只有东拉西扯，把个场面照原样子撑着。就这四年工夫，又亏了近十万银子下去；连以前的亏空，二十万出头了。

“这么下去，怎么得了，放着老太太箱子里白花花的银子都变黑了，不拿出来救救急，倒吃人家的重利。那是什么算盘？”

像这样的话，曹震不知说过多少次了！震二奶奶先不理他，慢慢地心思也活动了。夫妇俩枕上灯下，悄悄地计议过好几次；唯有使一条调虎离山之计，才能将秋月所掌的那串钥匙弄过来。

所谓“调虎离山”亦只有一法，将秋月嫁了出去。曹震认为秋月矢志不嫁，是自知身份，如果不是为人作妾，无非配个有出息的“家生子”；倘或一定要摆脱“奴才”这两个字，充其量嫁个小商人。她的眼孔大，不会放在眼里，所以索性认命不嫁，是不能嫁，却非不愿嫁。

要怎样的人才愿嫁呢？曹震夫妇琢磨过不止一遍了：第一，必得是一夫一妻；其次大小要是个官太太；最后要长得一表人才，年纪还不能太大，最好只比秋月大个三四岁，至多不能超过四十。

这样一个人倒也不难找。但找到了，人家不一定愿要婢女作夫人。所以蹉跎至今，总算有志竟成，让曹震找到了一个。

此人姓刘，单名一个钧字，今年三十八岁。家境清寒，而眼界甚高，蓬门碧玉，难邀他一顾，所以至今孑然一身。最近发了笔小小的横财——有个堂房叔叔，身死无子，遗产归族人按亲疏远近派分，刘钧拈阄拈了一块好田，时价值两百多两银子。

于是有人劝他，不如将这块田变价，娶个小家碧玉为妻，做个什么小本经营的买卖，也是成家立业之道。刘钧对“成家立业”四个字倒是听进去了，但立业不愿做小买卖，成家不愿娶小家碧玉。他自有他的盘算。

其时年羹尧、岳钟琪刚平了青海，西北兴办屯田，愿意运米若干石到那里，就可以捐到一个官。当然，官儿大小要看运米多寡。刘钧卖去了那方田，量力而为，捐了个县丞；而且自愿往边远省分效力，已由吏部分发四川候补。余下一百多两银子，想娶个大家婢女做妻子。他的想法是，官宦人家的丫头，见过世面，知道礼节，站出来像个“官太太”；反正带到他省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夫妇的出身，婢女作夫人，亦有何碍。

为此，刘钧托了个常在震二奶奶那里走动的法藏庵当家法明师太来探口气。这一下倒正是找对了门路。震二奶奶细问了刘钧的情形，而且关照法明安排机会，悄悄去相遇刘钧；看他文质彬彬，言语大方，是颇有出息的样子，觉得此事大可一谈。

于是她跟法明说，最相当的莫如秋月，不过她是曹老太太面前得力的人，不便出面去说。最好拜托后街上的“本家三太太”来作媒；她一定在暗中促成好事。只是千万不能说破她也知道这件事，否则，事必不成。法明素知震二奶奶手腕高明，她这样说，总有道理在内，只听她的就是。

这天上午就是本家三太太来过了。她跟曹老太太算是妯娌，三十年前随夫从老家来投奔曹寅，不久夫死，抚孤守节，直到如今。曹家三世宦游南京，来投靠的穷本家、穷亲戚很不少，平时争宠干求，常有是非；唯独这个三太太，从不道人长短，也很少来为人讨个差使、说个人情。所以她虽比曹老太太小到十岁之多，却深受敬重，常常邀来斗牌闲聊，盘桓整日。震二奶奶认为由她来为秋月作媒，曹老太太先就会有一个想法：这可不是个媒婆，光长了一张能把死的说活了来的嘴；她的话是靠得住的。那一来，就有三分之望了。

“是三太太来作的媒。”马夫人告诉震二奶奶：“姓刘，四十岁不到，是个县丞，打算办了喜事，到四川去上任。据说家道不怎么

好，不过，很肯上进。”

“肯上进就行！县丞往上爬一爬，就是县大老爷。秋月一嫁过去，就是现成的官太太。这是好事啊！老太太怎么说？”

“老太太说要问秋月本人。”

“问了没有呢？”

“还没有！老太太告诉三太太，这件事好倒好，急不得，要慢慢儿来。”

“可是，”震二奶奶说：“人家不是等着要到四川上任吗？”

“那可是叫没法子了。如果不是指明要秋月，事情就好办了。譬如你那里的如意，人也很稳重的。如果姓刘的真的有出息，秋月又不肯，把如意嫁了他，不也很好？”

震二奶奶心生警惕，此事不能操之过急，急则生变，倘或到得头来，秋月依然，把自己得力的一柄“如意”弄得脱了手，岂非做了件偷鸡不着蚀把米的傻事？

一半是放不下芹官的心；一半是心里的一个疙瘩，难以消除，不免冲动。马夫人到底沉不住气，悄悄将春雨唤来，除了给了她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以外，额外又添了马夫人自己的一片真心。

“说真个的，把芹官关在里面不放出去，是我心里的一块病。为了老太太，明知道极不妥当，可是不能说。难得你有见识，而且肯把什么都给芹官；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我怎么能不给你一句切切实实的话？”“春雨，”马夫人想了一下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把芹官的这一辈子都托付给你了。”

这句话是春雨所承望不到的。春雨又惊又喜，心还有点乱，强自定下神来，想了一下说：“也没有什么是我的！就算身子是爹娘给的，可是我爹也使了府里赏的身价银子了。”

“你别这么说！”马夫人急急打断她的话，“你的那张‘纸’，过一天我让震二奶奶找出来，交给你自己收着。”她将自己手上的